戀愛

1993年，在一年的軍訓之後，滿懷著對大學生活的憧憬， 斌和勇終於邁進了復旦校園。

斌來自鴨綠江畔的一座邊境小城，勇來自北京中關村，號稱中國的矽谷。像很多青春小說裡描寫的那樣，兩個人同在一個院系，每天出入同一個課堂，經常一同參與院系活動。從小到大，勇見過的聰明能幹女孩子並不少，這些女孩子往往來自知識分家庭，有良好的成長環境和舒適的物質生活。斌卻和勇認識的大多數女孩子不同，她出身清貧，一路憑著自己的堅韌和奮鬥從東北的一個小城考到上海，在大學的幾年裡，除了要應付復旦繁重的學業，還要打工養活自己，即便如此，成績始終保持在整個學院的前茅，中國青年報，上海電視臺都採訪報導過斌成長奮鬥的故事。勇對斌的感情，除了愛戀，更帶著幾分的仰慕，和對她肩扛如此重荷的疼惜。而勇是當年學院裡面出了名的好人，為人忠厚善良，在大學這個年齡段，很多女孩子喜歡有一些壞有點酷的男生，在艱苦環境中長大的斌卻一直以來認定戀人一定要是一個老老實實，地地道道的好人。就是這樣，兩個人雖然來自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，有著南轅北轍的性格，在上海東北角那個美麗校園裡，從相識，到相知，最後到相戀，一切都那麼地自然，順理成章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斌和勇的相似之處幾乎和他們的差異一樣的多。兩個人都非常的簡單樸素，有著簡單樸素的願望，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。即便在熱戀之中，兩個人的奢侈和浪漫也僅限於，在食堂裡吃一份小灶炒菜，課後一起到自修教室讀書，晚自習後在宿舍樓街邊的小攤上吃上一碗上海小餛飩。勇從來給斌沒有送過鮮花，他知道斌生活艱苦，每個禮拜都會送來一袋水果，從洗髮水，到擦臉油，他給斌的是生活上樸實入微的關愛，而這正是勇最打動斌的地方。就連兩個人對於未來的憧憬都是同樣地樸素，那就是兩個人一起奮鬥，擁有一個平凡充實的人生。這份簡單樸素從來沒有讓他們的戀情比別人的少一份熱度，相反，在一個愛做夢的年紀，這份簡單樸素給他們的情感添了一份真實。

大學畢業後，兩個人在斌的家鄉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訂婚儀式，他們在訂婚照片特意寫下“團結奮鬥”幾個字。他們從來沒有期待過奢華的人生，但希望這一路能有彼此相陪。1998年，兩個人同時拿到美國大學研究生的錄取通知，同年夏天，兩個人同機抵達美國。一切都如同他們計畫中那樣，按部就班，波瀾不驚。2000千禧之年，斌和勇相繼拿到了碩士學位，在矽谷找到了工作，開始上班，隨後結婚，開始了真正的婚姻生活。兩個人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，但他們卻深信憑著他們多年的感情基礎，他們對婚姻生活樸實的期待，他們的婚姻生活應該是順利的。

婚姻

世界上最有創意的作家就是生活，斌和勇接下來幾年的婚姻生活，沒有他們所期待的簡單，更沒有他們計畫之中的順利，和 “團結奮鬥”的四字藍圖相比，“團結”絕對沒有做到，“奮鬥”卻實施得徹頭徹尾，只不過不像他們設想的那樣與命運運鬥，而是用盡所有力氣彼此爭鬥。

勇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崇拜的那個獨立堅強的女孩，有著如此強悍的個性，她跟勇所熟悉那些有理有儀溫文爾雅的女孩子那麼地不同，有著勇從沒想像過的剛烈，和一觸即發的能量。勇終於明白枕邊的這個女孩子是如何從她那麼艱苦的環境中，披荊斬棘一路走出來的了，只不過從前她一路斬斷的是人生的困苦，在婚姻生活中，她每一次絕然有力的披斬，都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，心上，舊的傷口還在流血，新一輪的刀光劍影又開始了。

斌的成長經歷塑造了她自由獨立的個性，她也有著北方女孩子的爽快，為人爽快，說話爽快，做起決定來也非常爽快。勇卻不一樣，他細緻周到，做起決定來總是要反復考量，力求完美。因為愛斌，勇對斌的事情額外關注，小到衣服的搭配，大到她的事業前途，勇都是事無巨細，求一個盡善盡美。有一次斌在廚房裡給勇打下手，問勇蔥切這麼長行不行，勇回了一句，“就切現在的八分之五吧”。沒多久，斌就開始對勇這種八分之五的風格產生了厭惡的情緒，她覺得自己走進這個婚姻，就如同一隻飛慣了的鳥關進了籠子，厭惡很快升級到逆反，最終變成了衝突。

生活變成了永無休止的戰場，他們想過離婚，但每一次到離婚的邊緣，都不捨得割捨這多年的感情，然而兩個人在一起的日子又充滿了痛苦。那幾年的生活是混亂的，就像一個大漩渦，不管怎樣，都轉不出周而復始的爭吵和傷害。

生命這條河，不管有多大的漩渦，有多少的急流險灘，河水依舊向前流，日子在斌和勇的掙扎之中依舊一天一天地渡過。2005年，他們的女兒誕生了，這個嶄新的生命帶給了他們許多的快樂，但也帶來了更多的紛爭，兩個人都視女兒為掌上明珠，怎麼換尿片兒，怎麼睡覺，可爭吵的太多了，這些紛爭給兩人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感情更壓上了濃重的陰霾。每天晚上，兩個人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這個家，第二天一早，又更加心力憔悴地去上班，外面是職場，家裡是戰場。女兒誕生後的第一年是斌和勇一起渡過最黯淡的一年，兩個人到最後連吵架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只剩下了絕望和對彼此的冷漠。

其實即便在這樣的日子裡，在兩個人的心裡，一直都保留著對彼此的疼惜和愛慕，只不過這種猶存的愛，更加重了每一人的痛苦。勇的消沉，自殘，讓斌看在眼裡，痛在心上；斌失去來以往爽朗的笑聲，即便在勇無法自拔的痛苦中，斌黯然失色的眼神，孤獨操勞的背影，仍讓他心疼，只不過他自己也無能為力。

家新

從斌和勇第一次參加家庭更新協會的營會，至今已經四年多了。在這四年裡，他們走進了家新這個大家庭，再沒有離開過。

在家新的幾年裡，斌和勇聽到了很多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東西，從男人和女人的差別，到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，從尊重別人的感覺因為感覺原本就沒有對錯，到如何在差異下一起生活並繼續相愛。對於斌和勇來說，他們第一次意識到，儘管他們讀了將近二十年的書，可以在大學裡學習生命科學把大腸桿菌的DNA和蛋白質搞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他們對於自己和枕邊人卻知道得少得可憐的。家新帶給他們的，不僅僅是知識，更是一種嶄新的視角和人生體驗。在家新的營會裡，不管是臺上的講員還是參加營會的會眾，大家都非常願意把自己婚姻中的掙扎，自己走過的婚姻之路，自己所體會到的夫妻相處之道拿出來分享，這樣的透明敞開是斌和勇從未經歷過的。所以從第一次參加家新的營會開始，這一對在感情之路上已經疲于掙扎的夫妻，就認定了家新就是他們婚姻的出路。

營會後不久，他們就添了一個兒子，很多家新的同工親切地稱他為家新寶寶。每年夏天，斌和勇都會帶著孩子們回到家新舉辦的家庭度假營，隆重而虔誠，如同出嫁的女兒每年初二回娘家一樣。勇和家新的一些同工有一個固定的讀書會，大家一起學習分享家庭和個人建設的書籍。家新在灣區一年舉辦三次夫妻恩愛營，只要不出遠門，勇一定會扛上自己的尼康相機和一堆長槍短炮般的鏡頭，來回七十幾裡路，去給恩愛營的情人晚宴拍照片。每年從三月份，度假營的同工就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當年的營會了，孩子們還小，斌和勇精力有限，但他們還是會堅持參加度假營的同工會，從營會前的宣傳推廣，節目策劃，到營會期間的攝影，不管大小，他們都願意儘自己這一份力。

他們還像從前那樣有著南轅北轍的個性，斌還是那個堅強幹練的斌，勇也還是那個細膩入微的勇，他們還是會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，就在前不久，勇還一氣之下跑到院子裡大冬天搭起了帳篷露營，然而他們的生活確實發生了很多微妙的變化。從前兩個人都是關起門來吵架，現在他們吵架的時候身邊多了很多願意陪他們吵架的夫妻，他們一起流淚，一起傾聽，在斌和勇氣頭上不願意為婚姻努力的時候，他們卻從未放棄過為這對夫妻禱告，加油，這些陪著吵架的夫妻都是斌勇在家新認識的同工。從前一吵架，兩個人就想離婚，現在再吵，兩個人也不會提離婚，即便是勇到院子裡搭帳篷的那一次，他還給斌發了一封信，告訴她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她和孩子，只不過他需要一點空間冷靜一下。幾年前吵得水深火熱的時候，勇經常下班後一個人在車子裡面一坐就是個把個鐘頭。朋友圈裡，可以打球聊天談股票論實事的很多，能分享婚姻中的苦毒掙扎又有幾人？現在勇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男人圈子，在這個圈子裡面，再難以啟口的都可以說出來，再大的委屈，都可以放下來，這個圈子就是家新的弟兄。斌曾經非常地想不通，她和勇有這麼好的感情基礎，兩個人都還算聰明，怎麼會把婚姻搞成了這個樣子？她甚至覺得 這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幸福的婚姻，所謂幸福的婚姻不過是做戲罷了。但在家新，她親眼看到了很多在家新同工十幾年的夫妻，這些幸福的婚姻也曾經走過高山低谷，只不過他們從沒來放棄過學習，從沒有放棄過希望。

斌和勇其實還是從前的自己，將近四十歲，不會再指望改變對方或是自己，然而生活中的這些變化卻又是真實的，那這些變化究竟是緣於何處？勇看過一本曾列《紐約時報》排行榜榜首的書叫”The Tipping Point”，書裡講了一個”Power of Context” (Click to Read more)的概念，說的是人其實都是多面的，在正面的環境裡一個人就很容易展現出人善良美麗的一面，在負面的環境裡，就更容易顯出罪惡而醜陋的一面。勇曾經有一個來自北京的同事，大家一起吃過飯聊過天，誰也沒想到，這個同事跑到德州，槍殺了自己的妻子(Read News Report)，知道自己釀下了大錯，幾番掙扎之後開槍自殺。這件事情對斌勇觸動很大，他們自己在婚姻裡煎熬過，也曾有過莽撞結束一切的閃念，人在痛苦和慎怒之下都是很軟弱的，他們和這個同事其實都是一樣的人，唯一的差別是斌和勇選擇了家新這樣一個正面的環境。雖然他們還是從前的自己，但他們在家新看到的都是愛，都是夫妻的更新。浸泡在這樣一個環境裡，他們冷卻了的愛又從新有了熱力。

教會裡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：“愛是一種選擇”。愛一個人並不是因為這個人有多麼地可愛，而是我們做了愛他/她的這個選擇，可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選擇很多時候有太多的無奈，單靠著這個選擇守候一生，想一想都覺得艱難寂寞。在家新的這幾年，斌和勇一點一滴地找回他們起初的愛，當年復旦校園裡牽手的那一對身影，不再恍如前世，有了愛，忠於自己的選擇守候彼此一生的夢想，也似乎不再遙遠無奈。斌和勇知道未來還會有很多的高山低谷，但他們相信，只要在家新這個大家庭裡，他們的小家就有希望。